

朱開敏主教江陰傳教簡史

陸學迪

今年十月廿八日乃我中華公教史上值得紀念慶賀的日子。蓋因我國首批六位國籍司鐸晉鐸七十周年的紀念日。它揭開了我國公教新的一頁。值此普天大地同慶之時，我們理應緬懷他們對我國教會的諸多貢獻，其中尤因我國教會藉此而將本地化趨勢落實於人前，惜因種種緣故而未能使其完善而盡人滿意。今我們對這首批國籍主教中的江蘇海門教區首牧朱開敏主教在其任本鐸時的后塍天主堂內多年的牧職生涯，作一淺陋的介紹，以聊表懷念之情，且激勵後人勉而為之。由於他在我市后塍鎮任期甚久，故即以此為標題而略加敘述。

明清時，我市后塍鎮原屬江陰縣東區內的主要通商集鎮之一。它地處長江邊隅，其西南端有張家港作其水陸交通的樞紐。后塍鎮於清末民初之時，是一座頗為興旺的小鄉鎮。鎮上的居民多半亦是外地遷移而來落戶的。

距后塍鎮東廿五公里，是原常熟縣鹿苑鄉灘里村。元朝（一二七四年）揚州大明寺的鑒真大師第六次東渡日本的出發地即位於此村。該村在清康熙年間，已有村民信奉天主教。在楊光先教難發生時（一六六四年），此村早已建有小聖堂一所，時為耶穌會士賈宜睦神父（Hieronymus de Gravina, SJ）

駐守常熟一帶傳教所致。后塍鎮自然亦屬他傳教的範圍。十八世紀初，因法國耶穌會士之來華傳教，江南一帶的無錫、蘇州、江陰等地奉教的人相繼增加。但時因教難迭起，教士隱匿，信仰根基一時無法奠定，偶有信主入教者，也是私暗瞞藏，不敢公開宣認。

后塍的無染始胎聖母堂現有史可查的乃是於公元一八七九年（清光緒五年）建造。此堂原為江南教區內耶穌會士之住院之一；首位司鐸姓彭（德籍人，耶穌會士，後任無錫總鐸），當時教堂僅有平房幾間，信教民衆也不多。至一八九一年，教堂擴大至平房十六間，時由上海人沈宰熙司鐸（字錦標）駐持該堂。此一小堂乃中國江南式樣瓦房三間，堂門向東，可容二百餘人。

沈錦標司鐸在任七年後回滬（一八九一年至一八九八年），後繼者俞神父在任五年（上海耶穌會士，一八九八年至一九零三年）；向神父三年（外籍會士，一九零三年至一九零六年）。在此期間，

因當地居民誤傳天主教是欺君滅祖的洋教，遂於一九零零年的端午節前夕，把此堂徹底焚毀了。這實因受義和團拳匪之感而成。亂燬過後，當地熱心的教友們又在原堂基上，重新蓋建了一座與原貌基本相仿的教堂。一九零六年（清光緒三十二年），朱季球司鐸開敏奉命自上海浦東調至后塍任本堂，開始宣教佈道辦學。

朱季球，聖名西滿，字開敏，生於一八六八年十月底，卒於一九零零年四月中。祖籍上海青浦諸巷會，後遷入南市董家渡。朱家世代信教敬主，其父母尤為虔誠。父朱樸齋，以經商為業；母馬氏乃著名學者馬相伯之胞姊。夫婦倆共育有七個子女，朱季球排行第五，自小即在父母教誨下立志修道敬主。一八八三年朱季球入董家渡小修院，嗣後入徐匯公學，受師於晁德蒞（P. Angelo Zottoli）門下，一八八八年九月七日入耶穌會，繼續其勤學苦練之業，終於在十年後（一八九八年）榮登鐸品。遂即被派至浦東川沙、金家巷等地傳教牧靈。一九零六

年秋遣至后塍鎮天主堂任本鐸。一九二四年離后塍，任通海總鐸（即南通和海門）；一九二六年八月十一日海門代牧區成立，管理海門、南通、崇明、啓東、如東、靖江、泰興等縣區。同年九月三日，隨剛恆毅總主教（Cesario Costantini）與其他五位首批國籍主教赴羅馬，於十月廿八日（即他本名良辰之日）在聖伯多祿大殿由教宗庇護十一世躬親祝聖爲海門教區首任主教。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九日自歐返國，在其教區內先後創辦了小修道院、嬰德會、以栽培本地國籍的男女聖職；另有養老院、育嬰堂、錫類中學、廣濟醫院（今海門縣人民醫院前身），且在其本教區內的啓東、崇明等地建造了幾座大教堂。抗戰勝利前後，因年邁而在滬老家休養。五十年代初期到黃浦區洋涇濱堂養老。一九五五年九月八日後，被逐令驅出至海門受管制監督，一九五七年劃爲右派而繼續受批挨鬥，直至一九六零年四月於滬去世爲止，享年九十有三。

如上所述，朱公季球司鐸於一九零六年到后塍

鎮任職時，其母馬氏老太太端出了一份相當可觀的家產，約等於四百畝土地和五十兩黃金的現銀，親手交給其兒季球司鐸，並諄諄囑咐道：「這錢是天主恩賜的家產，你一定要用好它，爲教爲民辦點實實在在的善事。」朱公開敏秉承母旨，孑然一身來到了當時民不聊生、窮困潦倒的后塍鎮天主堂。

由於歷年的兵荒馬亂，后塍鎮本堂及它所附屬的十多所鄉村小會口，僅餘幾間破舊不堪的殘牆。朱公季球把其母親交給他的錢銀，用於修繕、增添這些鄉村小堂，鹿苑灘里村的真原堂（俗稱「五間埭」）修葺一新，現爲張家港市所在地的楊舍若瑟堂，亦於一九零八年所建造。此外，還建有晨陽、德積、西三匡等小堂口。朱公季球在后塍鎮前後十八年中，經他親手修繕、興建、拆蓋和擴建的大小聖堂共計廿二座。

原常熟北端的長江沿岸和原江陰東鄉的沙洲地區，爲貧瘠不毛之地。居住在當地的人民素被外人稱爲「沙上人」，到處受人歧視。教育亦不發達。

朱公季球司鐸剛到后塍鎮時不久，即有辦學興教之意。第三年，即一九零九年（清宣統元年），他就在教堂二側徵土蓋舍，辦起了兩所初級學堂——崇真（男生）和閨訓（女生）學堂。此二處現今爲大堂東首的后塍鎮中心小學和大堂西側的廿三間平房。此外，他還在鹿苑灘里北首（原老五間埭「有原堂」）創辦了一所「有原初級學堂」。一般貧民子女入學均享受免交學雜費，路途較遠者且享有免費膳宿供應。當時的后塍堂區乃屬無錫總鐸區管轄，而總鐸卜甘（法籍耶穌會士）較爲傲慢，見朱公在后塍大有作爲，頗爲嫉妒，卡住朱公的傳教經費，不准朱公大興土木創辦高等小學。朱公季球毅然拿出自己的錢財私產，在崇真學堂北端再建造樓房，平房幾十間，擴充了校舍，其規模和設備遠遠超過了卜總本鐸在無錫所辦的教會小學。在崇真小學正式落成開學之日（一九一一年），朱公的舅父馬相伯先生特地從上海趕來祝賀，並增聯「學而習之，已百已千進吾往；校者教也，語大語小用其中。」

崇真和閨訓之校風十分嚴謹，深得地方人士信賴，家長們均十分樂意將自己的子女送去就讀。

在教會竭力倡導本地化的今天，我們不得不欽佩朱公之魄力和遠見，學校爲教會和地方造就大批人材。經崇真學校培植而日後晉陞鐸品者計有：

錢惠民（鹿苑灘里人，一九九三年五月廿日病逝，時爲南京教區主教）。

徐厥民（蔣家村人，一九九三年夏謝世）。

馬士光（彭蒿人，一九八七年冬去世）。

徐旦生（許南村人，一九八八年初春病逝）。

金玉庭（周莊人，六十年代初離世）；其姪金

鶴鳴（周莊人，「文革」前被鬥時遭打傷慘死）。

陸瀨石（后塍西馬橋人，「文革」時病亡）。

趙鴻聲（后塍鎮人，現爲太倉市車濱堂本鐸）。

丁佩章（晨陽南新街人，「文革」時還俗，尚在）。

錢潤身（鹿苑灘里人，現於蘇州堂內養老）。

錢生冠（鹿苑灘里人，耶穌會士，現尚在）。

另有幾位亦先後曾在崇真學校唸書，後於國外晉鐸的計有：

劉順德（青山人，現於台灣主編「鐸聲」）。
袁心煜（后塍南袁家橋人，現入籍西班牙）。
徐熙光（蔣家村人，在台灣退休；曾任靜宜大學校長多年）。

徐仁安（許南村人，現於美國任牧職）。
至於栽培本地師資更是不遺餘力，經崇真學校畢業後考入徐匯師院，後在各地公教學校任教的近三十名，分佈於滬、錫、蘇等地教會學校教課的幾乎都有崇真的舊生在內。

由於多年的兵荒馬亂，後塍本堂幾經破損。在崇真小學開校之後，亦即朱公至後塍傳教後的第五年，他就著手籌建本堂。朱公季球在萬難當中，一切均承主旨。他親赴上海老家，與胞兄志堯等商議此事，經徵得家中親族的讚許，毅然決定變賣朱家自己在滬的田產，在後塍重建新的大堂。新堂名為「無染原罪始胎聖母堂」，於一九二四年十二月

八日隆重開堂。大堂長為三十米、寬十四米，佔地面積五百多平方米，堂的正面朝南向著套河。大堂主殿九大間和偏殿二間，堂內可容納一千餘名教友。

聖堂上下二段分成，堂兩旁上下的窗戶皆用彩色玻璃嵌成以「聖母經」為主題的圖畫及語句。大堂南首入口處為三個拱形門洞，中間的門洞上方築有一座法國式的鐘樓，鐘樓上端頂部豎有大鐵十字架，安置在六角形的大金石座上，塔尖高二十八米，方圓十里之外仍清晰可見。鐘樓二層為唱經樓。鐘樓內置有銅鐘兩口，大的重一百公斤，小的重七十五公斤，名為「鴛鴦鐘」，每逢主日或重大慶節日，便可聽到鴛鴦鐘齊鳴，有人比作男女聲混合重唱，十里開外仍隱約可聞。

朱公季球把新堂造就後，並沒把原有的聖堂拆除，而是把它改作客廳之用，且重新又造了神父房五大間，房的北走廊與大堂東前間相接。

除了創辦崇真學校、新建本堂之外，朱公季球還為本鎮的社會公益事業建樹不少。當中包括興建

「通興橋」及「共和橋」，貫通套河的南北兩岸。

朱公季球樂善好施及慷慨助人的作風，在本鎮百姓中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茲舉眾事中的一例。村民李阿興以理髮爲業，當時是屬低賤的職業、處處遭人歧視排斥、鄙夷不屑。有一次，李阿興家中添了男孩，依當時習俗需到祠堂修譜，且須索交異塊大洋的「喜丁費」。阿興無奈，到朱公處告貸，神父對他說：「祠堂里的那套何必理睬，還是把你全家的名字錄在我堂裡的冊子上，我是分文不取的。」李阿興一聽異常高興，譜也不修了而皈依信主。

由於朱公季球在後塍傳教十八年處處顯出成績，爲此於一九二四年夏，上海姚主教和耶穌會長上將他提升爲南海總本堂。臨行之前，全鎮民衆教友們不約而同地趕在聖堂前，大家淚如泉湧，哽咽失聲，實在捨不得神父離去。當年朱公隻身而來，如今又了然而去，甚至連兩匹心愛的座騎也留下。（朱公季球十八年任期中，出外行祭、施聖事都是騎馬往返的。）送行的教友及鎮民列隊數十里，場面感人。

朱公季球離任後，後塍堂由其姪朱若瑟秉則司鐸繼位。與此同時（一九二四年），鹿苑灘里堂亦與後塍正式劃分爲另一堂區。朱秉則神父任職後塍堂區六年（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三零年）；繼後及賈樂山神父一年（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二年）；然後爲潘默道神父二年（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四年）。在後塍傳教牧靈繼朱公季球後年數最長者爲李維光神父，他在任十四年（一九三四年至一九四八年）。在李神父任內，在原有崇真小學的基礎上，開辦了崇真中學部。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日寇侵佔了無錫、江陰，因戰亂而使附近一帶的學校關閉，無法正常上課，且有許多教師因此而空無職業，四處避難。李神父目睹此景，決意把崇真學校北側的教室宿舍等騰出部份，開辦初中補習班（初中三級各招收一班），聘請教師六人輪流爲學生上課，自任校長，時爲一九三八年。一九四零年，日寇駐江陰澄江司令部派兵至後塍堂，以請日語翻譯謝文浩先生不從爲由，

封鎖了全鎮，要脅勒令限期交人，並聲言要以炸毀教堂。時李神父亦爲避難而暫離，有剛晉鐸不久的副本堂龔士榮神父駐守堂口。後日寇因一時找不到謝老師，曾用一炸彈擲於教堂前的套河中，教堂倖免於難而保存了，但學校卻無法正常上課，只得停學。

一九四一年，待事勢略有平靜後，李神父又復校，且增添了高中部，在校師生三百餘人。

抗戰勝利後，後塍堂一度曾有一位司鐸駐守工作：李維光任本堂兼校長，馬士光分管校務、趙鴻聲分管教務。隨著學生的不斷增多，又陸續擴大了教堂、宿舍等設施。一九四八年初，私立崇真中學成立了以于斌總主教爲董事的校董會，且向省教育廳申報立案，設立了高中班。此時，校長由馬士光任之，趙鴻聲任副校長兼副本堂，李維光仍爲本堂。（時南京教區計劃在此基礎上開辦小修院，惜因事勢不允而未成功）。

另有二事需提及：一是抗戰勝利後，李神父徵

得南沙鄉（離後塍西六公里地）當地政紳的同意，在香山中腰的三官堂和大殿的破廟房舍作爲基地，於一九四六年十月大興土木，建造了廣達三十多間的育嬰堂；二是在興建育嬰堂的時分，於山下的鄔家巷村蓋造了一座聖女小德蘭堂（時有教友十餘戶），此二工程均由當地教友義務分擔，至一九四七年春夏全部竣工。育嬰堂於一九五零年由政府接收，存留設施歸至江陰育嬰堂。小聖堂於文革中被當地村隊佔用，據說在八十年代初時，已經作價變賣給當地了，惜哉！

一九四八年夏秋之間，李維光調任無錫總鐸，趙鴻聲調至南京任本堂，後塍堂由徐旦生神父任本鐸主持教務。一九五二年十一月，私立崇真中小均被人民政府接管爲公立，更名爲後塍中心小學和後塍中學，馬士光神父亦隨之離任他就。自此之後，後塍教堂每況愈下，隨著歷次政治運動：反帝愛國、清理教會內帝國主義走狗、四清肅反、反右破四舊、文化大革命……，連綿不斷的政治風波，早已使

教堂面臨關閉的定局，教務工作根本不能正常開展。

一九六二年，經國務院批准成立了沙洲縣，即今張家港市前身，由原常熟縣西北的十多個鄉和原江陰縣東端的十多個鄉合湊而成，鹿苑亦被劃入其內。隨此，徐旦生神父即從後塍遷移到了縣府所在地楊舍鎮，而楊舍堂由此而成了本堂神父的駐在地。在其東十公里有鹿苑灘里堂，西十四公里即後塍始胎堂，乃屬蘇州教區管轄。此時的鹿苑和後塍二堂已無神父住守，（實際上早已因政治運動而無法留任之；）而「文革」時的後塍堂之破壞甚是慘殆，鐘樓被毀，鴛鴦鐘不翼而飛，堂內設施一并沒收充公，聖堂屋頂拆掉，樑柱搬走，一切物品俱分配移作他用。聖堂被當地用作大禮堂、電影院，神父房和閨訓堂等被用作政府的辦公用房。文革後期的七十年代，教堂又被用作紡織廠房，八十年代末期被廠方用作倉庫。

中共十一大三中全會後，撥亂反正，始落實各項政策，其中亦包括宗教政策的落實，場所的回歸。

一九八零年初先開放了楊舍若瑟堂，後因堂小而移地重建了新堂，於一九八二年三月十九日祝聖。一九八六年鹿苑灘里堂交還教會，經修繕後於翌年五月十二日復堂。一九八八年二月，本鐸徐旦生病逝，繼任者錢潤身司鐸，在此之前的幾年中，錢老司鐸已住守楊舍堂中牧職多年。沙洲縣更名爲張家港市，其管轄範圍與原縣時不變。

一九八八年七月，錢老司鐸因年邁體弱而調至蘇州堂中榮休養老，遣筆者出任本鐸。（筆者爲上海佘山修院首屆畢業生，於一九八七年六月十三日在滬晉鐸，後返教區內常熟堂協助牧職一年）。後塍堂因廠方一時難於搬出等原因，故暫時不得收回。直至一九九二年五月底才同意落實收回，待廠方徙地重建新庫後，到同年的十一月中旬才搬遷。隨後陸續收回了閨訓堂內現存的廿間輔房，於同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堂慶節，在破舊不堪的老堂內，舉行了近四十年後的首台感恩祭，教友千餘人參加。大家同聲感恩祈求，熱心的教友都熱淚盈眶，神父則呼籲

大家群策群力把聖堂重修，重整朱公開敏主教在任本鐸時所創之業，以慰其天庭之靈。

同年的十二月九日，重修工程動工，至翌年六月廿六日完全，共耗資人民幣四十五萬餘元。聖堂修繕完畢之時，適逢朱公季球建此大堂落成八十周年紀念，原欲舉行慶祝大典，以告慰朱公在天庭之助，但因輔房設施和內部物資等一切均無，苦於缺少資金，故只得推遲。一九九四年的下半年及九五年的上半年，我們分批次整修輔房，添置內部所需各物。一九九五年九月正式決定本堂主保日予以祝聖復堂大典。十二月八日當天，蘇州馬龍麟主教率本教區全體神父修女，為後膛的無染原罪聖母堂舉行了隆重的復堂慶典活動，十餘位神父與主教共祭，三千多名教友參禮。復堂之日，適逢「梵二」大公會議閉幕三十周年紀念，我們以此微禮奉獻之。由於暫時還不能有神父調去就任，故仍由陸學迪司鐸兼管此堂之教務。

以上我們僅是對我市的後膛無染原罪始胎聖母

堂作了一個十分簡淺的敘述，在結束本文之前，我們願加上幾點說明：

一·此堂僅是我中華大地上千萬座堂區中的一個縮影而已，而它的整個興衰劫難，只是作了這無數個堂區中的微小見証而已。

二·限於條件和案頭材料之缺乏，我們是量力如實地予以報道，不加任何觀點評述，其目的是為讓後人各自去反省、思索、領悟、汲取。

三·此堂的簡歷實際是一段朱公開敏主教任本鐸時的業績史，掛一漏萬在所難免，希望有助人們緬懷紀念他。

四·在整個重修聖堂的過程中，我們所遇的種種艱難阻礙，均托付於全能者和始胎無玷聖母以及朱公開敏的手中。值此朱公季球晉牧七十周年之際，也願將此微不足道之禮敬獻於他，望他於天庭繼續為後膛堂區所有中華兒女代禱。

□